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新茶花

### 第八回 酒地花天現出官場變相 溫泉竹屋消磨壯士情懷

世升便同那大人進了三弄，認定小林寶珠牌子，進門恰好寶珠在家，上前請叫過了，讓在榻上坐，世升便叫把他的娘阿金叫來，吩咐道：「今天我請這劉大人在這裡用酒，你們要格外巴結些才好。劉大人是公侯門第，到這裡來真是賞臉給你們，該要曉得。」阿金聽了慌忙吩咐賬房裡去了，世升一面又恭維道：「憲駕在此屈等得很，待卑職請幾位上海的闊人坐陪大人談談。不瞞大人說，這班闊人因卑職辦事還好都同卑職來往的，很親熱。」一頭說，一頭已寫了許多請客票，什麼嚴大人哩、施大人哩、周大人哩，也記不清許多，怕相幫的不地道，叫他自己的車夫去請，說務必請賞光。誰知去了半日回來，卻說是一概謝謝，急得世升抓頭摸耳，老大不堪，又十分足恭，想是時候太晚了，倒勞大人久候。也罷，就請卑職的幾個同事來，將就陪侍罷。便又揮了幾張請客票，剛剛發出，門簾外一陣腳步聲進來許多人，都是頭上前劉海捲得很長，腳上外國的黑色線襪，齊道：「老褚你難得請客呵。」世升忙丟了幾個眼色道：「這位劉觀察新從省裡下來的。所以兄弟今天奉攀一敘，邀請位作陪。」眾人聽了都吃一嚇，延挨半晌，免不得上前招呼，也有作揖的，也有點頭的。有一個要學官場的請安，卻把腳拖得忒長了，立腳不定，幾乎吃跌，掙的面孔通紅，好容易大家坐定，世升隨便吩咐擺起檯面，一面開寫局票，世升對著劉大人道：「這小林寶珠倒還不差，去年遊戲報館，取過他曲榜狀元，大人就叫他一個本堂罷。」劉大人道：「那是你的貴相好，怪難為情的，使不得。」世升忙道：「這個不妨事的。只要大人中意了就是。」劉大人便點了點頭。世升又給眾人開局票，張三、李四、大少爺的姓都寫了，卻等了半天不見有人說出信人的名字來，世升又催了一遍只見他們都唧唧噥噥了一會，方才出來說了名字。世升一一寫了便起手巾入了座，這不用說，一定是劉大人第一位了。寶珠上來斟了酒，便換了出局衣裳，坐到劉大人背後。娘姨阿小妹裝煙已過，喊了烏師進來，挨起胡琴，唱了一隻二進宮。劉大人是北邊人，深通音律，提著嗓子高喊起好來。世升十分得意又湊趣道：「大人看他唱得好就討了回去做個姨太太罷。」劉大人微笑卻不說什麼，阿小妹接口道：「劉大人肯討俺們的小先生，那是小先生福氣到了。」寶珠聽了抿著嘴笑笑，通席一齊附和了幾聲。檯面上已上了許多菜，只不見外面一個局來，直到大菜上完，仍不見來，急得眾人交頭接耳，坐立不安，世升看看不像樣，便叫娘姨吩咐催局，眾人更加著急，遞了好幾個眼色過來，叫他不要催。那知劉大人卻問道：「怎麼許多局還不來？這些王八蛋不是個東西。」世升見劉大人發話，便顧不得眾人，叫娘姨快差相幫去催，一面勉強打起精神，找些話來說，又打了一套播，怎奈幾個局仍不見到，急得眾人說話都沒了。好久好久相幫的來回報，內中有兩個是說謝謝，餘者有的說老旗昌轉局過來，有的說轉十七八個過來，只有兆富裡王寓說是來的。大眾聽了面如土色，世升心想幸虧還有王寓到來，還不至十分削色，又想怎麼這幾個人連局都叫不出一個枉自穿著得好看。正在輪算，偏偏劉大人不懂老旗昌是什麼東西，逼著要問個明白。世升未及回言，有個壞嘴大姐道：「老旗昌轉過來就是不來的意思罷了。」眾人更加置身無地，劉大人還盤問什麼緣故，恰好簾子一閃，走進一個先生，問是何人叫的，是那一個三少呀，那三少慌忙招呼道：「對不住是我叫的。」王寓看見哼了一聲，原來是你叫的，扭轉身便走，到簾外大聲道：「人都不像，便要來叫局，真正鴨水臭。」喃喃的去了。那三少面孔紅一塊白一塊，萬分難過，勉強坐了一回，托個頭痛溜之乎也了。劉大人還只管問那個先生怎麼沒有坐，世升自覺無顏，支吾了幾句，便乾稀飯草草散席，眾人存身不住，謝了世升，紛紛告散，劉大人卻躺在榻上叫娘姨裝煙，呼呼的吃不住，又嫌煙不好，叫跟班的拿上一隻白銀長圓的煙盒來，約裝有一兩多煙，直等癮過足了，世升陪著小心動問此番來滬的貴幹來。來這劉大人號仲芬，是一個直隸世家，在江南候補，狠當過幾回關差使。此刻是制台叫他到上海採辦軍裝，以及開礦機器的，他今天看中了小林寶珠，便把公事置之腦後，看見世升很是巴結，便都托了他，又答應了阿金明天吃個雙雙台，直坐到更深夜靜，方才回棧。

世升親送到棧房裡，回明天一早來伺候，自回去了。這裡劉大人直睡到午後兩點鐘方才起身，世升已來候過五六次，著末一次，便坐下不走，恰好劉大人起來了。世升請過早安，談起機器的事，稟道：「卑職有個至好的朋友，在克司洋行裡做買辦，卑職方才告訴他，他很願意效這個勞。據說他行裡各種軍裝、機器都有，只消看了圖樣，就到外洋去定，三月內可以送到，價錢除格外便宜外，另外孝敬大人一個九扣。叫卑職請示，可否賞他一點飯吃？」劉大人道：「價錢倒不在貴不貴，橫豎不是我們的錢，只要用錢大些就再買些也不要緊，比方你老兄辛苦了一趟，賺些扣頭也是該的。」世升連忙立起請一個安道：「多謝大人栽培。卑職感恩不盡，卑職一下去就關照他，叫他把價錢開大些，再拿來請大人過目。」劉大人點點頭，世升告辭出去。劉大人約他在小林寶珠家回話。世升應了幾個是走了。

劉大人叫當差的僱輛馬車，正要望迎春坊來，卻有一個同寅王大人來拜，只得請會，談了一刻，那王大人也是一個江南候補道，此番奉了制台札子，帶了一班學生到日本去留學的，就派他做個監督，兩人本是吃花酒朋友，劉大人便約他今晚酒敘，王大人答應了，一起坐了車，前去赴席去了。那王大人帶來的學生住在棧房裡，專等王大人來要去打船票，換日本洋錢，明天就要上船，他老人家吃花酒吃昏了，直到晚間兩點鐘方才醉醺醺的回棧，家人上去請示明天走不走，卻一頓王八蛋的臭罵，竟是睡了。學生們因是官費，不敢觸犯他，忍氣吞聲的各自安歇。明天上不得船，索性約了劉大人大喝大玩，自有褚世升這班人趨奉，不消細說。看看又是禮拜五，他還戀戀不捨離開，又怕上司曉得，只得狠了心腸，搭了郵船會社的船動身，一路卻不曾鬧甚笑話，因為他見於外國人就用他平日待上司的樣兒去待，外國人見他怪可憐樣子，就不同他計較了。等到了東京，他也不管公事，只拜會了本國公使，日文本部把上校的事交代在一文案身上，自己偷著溜到長崎去玩了。那時慶如在日本學的是政法速成科，寄宿在外，看見本國的學生不多，很盼望多來些人，學些技藝回去，好幫助國家，聽見江南派了這一班來，喜歡得了不得，連忙趕來訪問，卻見監督不知那裡去了，只得同學生們談了一會，內中卻有幾個思想很高尚的，便結成了知己之交，時常聚會，這是後活。

一日慶如因係校中放假之期，閒暇無事，便約了幾個同志到上野公園裡游眺，他們都已改裝，革靴絨裡，倒也很像個日本人，但日本人總看得出是個中國人，走到路上不免有幾個小孩子圍著嘲笑，他們也不介意，一程來到公園，只見仕女如雲，青翠匝地，正可發抒胸襟，作個海天長嘯，看見綠陰叢中青草地上有一隻睡椅，大家便都坐下，看那千丈大樹，新綠欲滴，不覺心曠神怡，渾忘身在海外，慶如口裡微吟道：

蜻嶺洲是神仙窟，無限風光在此間，我比秦皇多福分，蓬萊親到不曾還。

同來一人笑道：「不要說得太高興了，惹出無限感慨來。」

慶如也笑道：「這也叫做落得說嘴哩。」正談論間，花外有人走來，便都住口張望，卻見一個紳士裝束的人同了一個女子像是大家閨秀，攜著手一頭走一頭說笑，那一種綺麗風光，令人目迷心醉，慶如不覺惘然，一眼不瞬的直看他們走進一個草亭，望不見了，方才歎一口氣，又長吟道：

黃金世界燦精英，極樂園林峽蝶盟。偏我羈愁消未得，海天飄泊可憐生。

同來一人大笑道：「算了罷，算了罷。天已不早，快些回去罷。」慶如快快的走出園來，一步幾回頭的盼望，意興蕭條，回到寓中，倒頭便睡，也不辨是昏是暮。正在百無聊賴的時候，一個人闖進來道：「慶如醒來，醒來，天崩地坼的事來了。從此我們做了亡國之民，哪裡再望享自由的權利。咳，罷了！罷了！」